

卷六十九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六十九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地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
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大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平出卯
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推啓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
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玄儀西運
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
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
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鑄見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
李尤刻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
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
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簟 薦席 案 几 杖 扇
麈尾

帳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
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
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
降上乃盛施帷帳燒堯沫香香聞數百里 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
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
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也瓚曰因造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
被為玉几燔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
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縑帳綺帷

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栢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
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 漢舊儀曰
祭天有紺幄帳 馬融別傳曰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
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翟
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
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梁沈約詠帳
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桂宮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
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烈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時上姊胡陽公
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
且圖之後弘見上今主坐屏風後因請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一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時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

弘曲躬自早上問知其故遂聽罷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具載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命

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

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

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騭為中書令每朝會詔

以御屏風隔其座焉 又曰曹不與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

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

雲母愧武帝笑之武云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踈帝有難色 周庾信

詠屏風詩曰昨夜鳥聲春驚啼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

酒泛粟鈿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又曰逍遙遊桂苑寂絕想

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權未足橫

琴坐樹根 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聞絃澗

水遶窓外山花即眼前但顧長歡樂從今一百年 又曰擣衣明月下靜
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響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
早將寄霍嫫姚 又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
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跋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漢淮南王屏
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
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飄危殆靡安厝足天啓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治收
拾指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斷等化器類疋蔭尊屋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不
逢仁人永爲枯木 梁簡文帝謝齊棊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
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業之嘉名電母之惚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
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勅齊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
顧上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
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齊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
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褻駸坐
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

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闕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
常書 梁簡文帝答蕭子雲 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
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 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
雲飛豈待金啗便覩蟬翼間 諸衣帛前折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慢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如禮無以知
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壘谷水以縑幔盛土
爲堤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
火箭以掩滅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
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
傳其父業得周官義首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書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爲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使
自如此溫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
乃謂不減亮 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不辭

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致樽酒蘭缸當夜明

簾

說文曰簾竹席也 釋名曰簾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斂
枕簾席鞞器而藏之 又曰莞簾之安橐栝之設也 方言曰簾宋魏之
間謂之笙 今江東云笙也 毛詩曰下莞上簾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平簾而
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菴簾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
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簾盡允
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
何曾孫位賜簾樽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
作象牙細簾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鞞赤花
雙文簾 啓 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紉簾啓曰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
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書曰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
采簡文帝答定襄侯餉臥簾 書曰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

貴自全暑簾似父暴於三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
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簾書曰濯龍之木文
芻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
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席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 薦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蒹蒲子也可為
薦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蓆衣以綾紉之衣 毛詩曰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夫為人子者居不
主奧坐不中席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在何趾席南鄉北鄉以
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
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 各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哀公命
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
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
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

儉也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
 也還師旌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
 明王之道 楚辭曰瑤席兮玉鎮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死春
 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事具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為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
 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
 至滅葭而坐公不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戶
 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
 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莊子
 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堂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
 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
 儉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
 美夫冠維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

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
 記曰陳平以故席為門 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羈席坐 又
 曰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
 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 東觀漢記曰更始
 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而俯刮席與小常侍語 又曰三常
 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
 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
 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
 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
 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
 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
 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蒹葭蒲葦雲母禦席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蒹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雜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為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為林艾為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 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坐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爾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闌飲佳人時安息 **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賢直時所有何必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



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一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一鷓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紵履絲匹庶糲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為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又曰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反為一臣所制耶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梁

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庶下為人質春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眾賓皆至忽然自有青縑帳於屋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鑲彩織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奉芳綺縹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几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 子綦昔隱几不然乎今何故更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巧視相使則廝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又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 智伯荀罃也 投之以几出於其罃 漢書曰

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邵舒發養名博奮髯抵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 太史選其可用者 又曰平帝詔太師孔

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後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者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戚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杖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

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辯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哉 梁到溉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既班爛質性甚綱直所以天天真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苗植 梁任昉答到建安餉秋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隣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紆我百憂頓坐坐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晉張翰杖賦曰惟此易之品分何利人之獨壽 中神性之極妙豈給

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曲巒妙匠鑿平林阿顧眇乎晞陽之條投刃平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踳踳且夕欲與永義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肩額朗金爲其背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相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今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櫛齒乃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于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疏條勁拓促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揉據貞斯直植之爰茂

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筆以寧寢杖以扶危 漢

劉向杖銘曰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者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蔑雖自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後漢李尤靈壽杖錯曰亭亭奇幹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晉蘇彥叩竹杖銘曰安秀矣雲竹勁直篠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道逢神王晉殷允杖銘曰二老皓降趾匪杖不及翼德扶者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必不撓無取菲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晉傅咸叩竹杖銘曰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於式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籊籊鮮幹秀彼崇嶼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繁外昭耀質靈膏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又曰炎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語林曰夏虞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劾劾曰柏梁雲構一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擊牙先聆其音虞之此扇以好不以新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耶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座稱其率而當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妙思觸物騁蔑疑秋翼蟬團取望舒景齊丘巨源詠七寶扇詩曰裁狀白玉璧鋒似明月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難珍畫作景山樹圖為河洛神生風長袖際臨華紅柳津拂盼迎嬌靥隱映含歌人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氛終無顧庶子誰為一揮軍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

信非玷學月且爲輪搖風入素手召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
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梁高爽詠畫
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綠何足眇直爲發紅顏謬成幄中扇乍奉長門泣
時承栢梁宴思粧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鸝莫作孤飛鷺 陳許
侃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鄣巧笑猶足動衣香 漢
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解絮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
君懷神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颯奪炎熱棄指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待得幸漢栢帝帝賜尚方竹
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
岑對淶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秋形五離
而九折蔑釐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烟熅因形致好不常
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
飄動乎綺紈 吳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與乃鳴鴻之嘉容產九華

之中澤邁雍喙之天聰表高義于太易著詩人之 雅章賴茲翮以內飛曜
羽儀於外揚于時祝融持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 飛炎赫曦同熅隆於雲
漢咸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塵 玄雲運輕融以容與激
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縵之繽紛衆坐 侃以怡懌咸俯節以齊
歡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歡於是暑氣雲消 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
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 翩翩亦亦飛景曜日同
曠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 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
至絜飄縹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 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
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傲儻蹕 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
飛蒲氏之修蟠榮子余之織綴弋翔冥之鷓雞連 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
爲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寡雙鵠 質曠鮮玄的點絳修短
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爲儀詩美肅肅之 容是以停之如輻鷓插
之如驚鴻飄縵綉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 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
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 截鳥翼而搖風旣勝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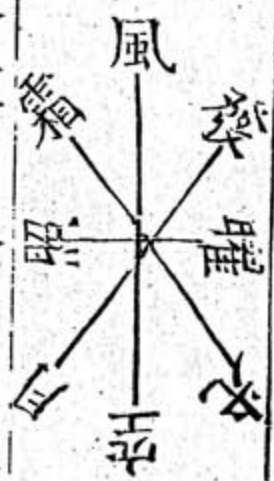
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鳳皇于飛翩翩其羽况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篋於毫縷體在苒以輕弱倂編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箒甫又扇賦曰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皆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墮以飢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不與恨香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苒弱手纒動而憊心心取憊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有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爲霜體斂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昔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

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箒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後而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襲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抄晉江道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二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暢瓊澤冰鮮戢之則燕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曾衿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樵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妻兮似秋隆暑斯却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稚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鈿澤墨則
上黨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莖
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
而陽止既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剪雪盈華寫絮通春似介點
首如翳紫吹動髮環涼入衣棲兮若秋之暮慄兮如雪之飛 晉劉臻
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塗黠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
物以垂允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態翠巖俯映蘭池靈
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宋謝惠
連白羽扇贊曰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
炎熱 銘 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班生賸博白綺仍傳
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頻未
筌等寒泉思深難恃愛極則遷 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啓 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綺有
兼玩實輕踰雪羽絮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
華漢臣自綺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烟戒載摹聽聆式範樞機

塵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塵尾甚佳公曰塵尾過麗何以得在荅曰廉者
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詩 梁宣帝詠塵尾詩曰匣中生光景豪際起
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晉王導塵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
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虚心以俟 宋張昺瑤瑁塵尾銘曰移
珍西岳費藻南潛凝華淡景搖綵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塵
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負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
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

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啓 梁湘東王謝東宮賜塵尾錦帔團扇等啓曰楊雄口訥本貴談端田
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
風旣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服飾部下 枕 被 縵 如意 胡牀 火籠 香爐 步

釵 梳 枇 囊 鏡 襪

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

鳴咸盥漱歛枕 韋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 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爲之暴貴當

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

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

中計未可知出 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

東巡見父鋤於 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 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後漢張紘瓌材 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

之黃其爲香也 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